

英 美 不 免 一 戰

何 思 敬 著



趙 家 璧 主 幹
一 角 叢 書 第 五 十 三 種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英 美 不 免 一 戰

966074 著原 Ludwell Denny

譯節 敬思 何



趙 家 璧 主 幹
一 角 叢 書 第 五 十 三 種
友 誼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出 版

「戰爭是不能料想的」。這句話是，在世界大戰直前，英國首相亞司歸斯(Asgreth)說過的。但說了沒有幾天之後，不列顛帝國就對德國宣戰了。現在我們聽說：「英美間的戰爭是不能料想的」。這句話像一句口頭禪常出沒於英美之間。這句話也是麥克唐納首相及胡佛總統說給我們聽的——但是他們還沒有做大官用大官的口吻講這句話之前，並沒有這樣抱樂觀主義。這句話究竟有什麼意思，恐怕誰都問不到安心的答覆。倘若你懷疑這句話，那末你反要給人當做軍國主義者，或當你是靠戰爭吃飯的。

英美兩國的關係是非常複雜而往往衝突的。但是，識者都應該知道：無論其中實情如何，其真偽是不能用咒語來斷定的。「戰爭是不能料想的」這句話祇是一句話，沒有一點確實的內容。

實在，這句話是假的，不能當真。英美間的戰爭，比美國和其他列強的戰爭更容易。這並不是說：這種戰爭是不免的。但製造戰爭之種種原因，尤其使英國趨向戰爭之種種原因，正在英美間種種關係中活動，並已成爲險惡的形勢了。

這個事實大多數英美人民都不能理解，他們關於戰爭的原因和本性接受了許多幼稚的觀念，他們簡直不懂戰爭是什麼一回事，有什麼原因。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祇不過提出一個簡單的疑問：究竟美國人想打英國人嗎？究竟英國人想打美國人嗎？於是他們的理性回答道：當然不會。是不是華盛頓政府和倫敦政府在那兒整備作戰？他們的理性回答道：不見得。於是他們信以爲戰爭是不能料想的。

歷史上有無數戰爭的事實，但何以人民的頭腦中關於

戰爭會有這樣幼稚而錯誤的觀念？這確實有點難解。而會親自經歷過世界大戰和戰後數年的英美國民何以還會保持這個觀念這一點更加難解。世人以為只有人民和政府要求戰爭的時候，戰爭纔會起來，這個謬見在今日大約比前時更有許多人相信。這種謬見是一個重大障礙，使我們不能理解戰爭之原因，也不能減輕其作用。

一 神聖戰爭之待機

戰爭決不是突然從軍事行動開始之日起，也不是在休戰條約調印及砲火停止之日終。世界大戰之前已經有些時期，列強的對敵行動早已應該爆發，實際上也險一點就要爆發。實際的戰鬥之起於一九一四年，這是一個偶然。戰爭之根源，像人體之病源一樣，是刻刻現存的。健康和疾

病之爭執，不論在人體中或在各國民之間，都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當然不論英國人或美國人，沒有誰故意想生病，同樣也沒有誰故意想戰爭。但若組織有缺陷，機能有障礙，或有其他惡性的病因，那末本人自己的不留心或暴飲暴食足以立即致病；同樣政府之措置不當，可以立即招戰禍。

這用不着兩國政府來要求戰爭。實在，兩國政府並不要求戰爭。雙方都知道戰爭能危害雙方的國民生活。倫敦和華盛頓之官僚，都知道戰爭會危害雙方國民甚至不可收拾。大多數資本家也不希望戰爭，除去少數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們外，和平是大皆有益的。海陸軍將校也並不希望武裝的敵對行爲。何以甚至於他們這般軍人都不希望呢？

軍人的生活本是安逸的生活。軍人喜歡秩序等級，但在戰場上戰壕內拚死的時候，那時便無所謂秩序等級了。

雖做了軍人，他們未嘗沒有人性，不見得真喜歡日與虫豸蛇蝎爲伍，日在泥濘煙塵中跋涉，日在砲火之下卜自己的生死。雖沒有人民，沒有政府，沒有海陸軍將校歡迎武裝戰鬥，但是，這個事實未能阻止那不能料想的世界大戰。這個事實也沒有阻止那不能料想的美國的內戰，也沒有阻止一八一二年的不能料想的英美戰爭。

把戰爭當做不能料想的事實看，這個態度斷不能在危機一髮之際阻止戰爭，因爲戰爭的時候，單單一點善意不足以制止此種暴力；又個人或國民忽然發見危機臨頭之際，必立生恐慌；又世人以爲心中一無預備便是防止戰禍的最好辦法，不知危機一來更容易受刺戟而倉皇失措。

凡一聽不穩消息不快事件就要掩耳閉眼的人們，那末凶事勃發之際必最狂燥。

這一點就是：何以政府看到那未曾預料的戰爭就要勃發的時候，在一夜工夫之間，把平和的民衆變成好戰的暴徒。民衆的意識也就此失去控制而變成放縱的狀態。譬如說：英美兩國之間有大爭端，這件事在民衆方面是非常新奇的，因此他們把政治上的爭執，誇張得很大，好像是值得戰鬥的永遠的真理了。平和的民衆忽然變為主戰的暴徒，這個過程，並不一定要戰爭之真正原因給大皆知，也可以辦到的。其真實原因往往給當局政府故意隱蔽着，人民是不會知道的。並且，這些原因大多數是經濟的不調和，要靠大衆之屠殺以糾正這種不調和是明明不可能的。

所以，政府必須想出一個道德的論據。然而這種論據本是捉摸不到的幽魂。這次世界大戰已不是第一次「爲民主政治而護衛世界之戰爭」。至今一切戰爭都是這樣上場

的，至今各時代政府沒有一次不利用民間的理想把慘無人道的戰爭化爲神聖的事業。現代的文明人沒有一個願意打仗，除非他信仰他的打仗是一個神聖的戰爭。——防禦他國的侵略尤當別論。

創造神聖戰爭的神話是一件極容易的工作，這是政府在宣戰之前夜幹得了的。國民一旦受了驚慌，就非常容易受人教唆；容易受人指使。事件之是非曲直民間是不容易知道的，祇有政府統制一切宣傳機關，祇有政府可以明白一切事實，尤其明白一切直接的事實之經過及其發展。因此，即有少數冷靜而曉事的國民也沒有餘地可以絕對信賴對方的宣傳。即使少數人確實洞悉政府的宣傳是假的，但多數人都很老實，很相信政府，故寡不敵衆，無可奈何。又少數智者，或不能直接得到材料，或沒有機關可以報告

事實，故也無可如何。

即在平和時期中，英美政府往往隱祕國際關係上之重大事實。倘公民因某個政策不滿意而詰問政府，並且有正式議員出來要求國務卿辯明的時候，國務卿往往會拒絕這種辯明，其理由就說：這種辯明是「違反公眾利益的」。

一個政府在平時隱祕事實既不覺困難，在危機一髮之際及在戰爭行動期間更不會洩漏真相以自尋煩惱。這是倫敦及華盛頓兩政府在大戰直前及大戰期間所得的經驗。

各國政府不但隱祕事實之真相，並且故意捏造事實。有些可敬的人士，在個人的時候是一個很忠厚的長者，但做了官吏在官吏的名義之下，就老實不客氣說謊。政府之隱祕事實，捏造，潤色，造謊等等作爲之意義或者有過甚其詞之處。其實，若要顛覆所謂「不能料想的戰爭」之神

話而製造神聖的戰爭之神話，那末這種捏造是沒有多大效力的，不如用心選出一些事實，來給大眾知道好。當然這種用心選出來的事實，初起在前後的聯絡都截斷了的期間，是似真非真的，後來，把事實之前後關係一旦連結起來，就可以知道毫無其事。

任何一個政府，其書筵中必有秘密醜事。任何一個大國都有匈奴同樣的醜史。沒有一個強國不壓迫弱小民族。沒有一個強國沒有一點醜惡的痕跡留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強國在其敵人眼中，以敵人自己的活動為判斷的基礎，都是文明之大敵。所以，各國政府都很容易得到民衆的支持以支持那昨天尙是不能料想的戰爭。這是一種常套手段。但這種常套手段，可以非常確切適用於英美兩國，這兩國在世界大戰中，都有經驗，故用不着什麼議論來證明這種

常套手段能適用於兩國與否。當時兩國政府都深信戰爭在當時還不能料想。雙方政府都確信實際的戰鬥是總有法子避免的。雙方政府都標榜着「自由主義」沒有一方是「軍國的」。首相亞斯歸斯是一個和平家，惠爾遜也是一個和平家。維護和平的種種會合在兩國人民之間很盛行。有些少數分子曾懷疑過那不能料想的戰爭之神話，但這些分子曾受人斥為狂徒。

英國人平日雖保持和平主義，但在心中毫無覺悟不能忍受那料不到的戰爭之刺戟。實在一部分就因為他保持了和平主義故對於不能料想的戰爭沒有一點心理上的準備。然而現在他好像已把這個經驗忘記完了。「我們大多數以為吾國人民畏怖戰爭之心足以對付下次戰爭勃發時之急需」，這是勃雷爾斯福特在申明英國態度之際說的。

「最後一星期當疑雲滿佈的外交問題最緊張的時候，我們爲自然暴發的輿論所左右，至於世界大戰怎樣偷渡到我們身邊來却一點都莫明其妙。在倫敦在國交斷絕之十日，曷而斯泰（Ulster）的問題占了我們的胸懷，即使我們對於歐洲的問題費心也不過對於塞爾維亞的那兩個青年暗殺犯發些憤激的咒罵而已。我們若不明白下次的戰爭天天在準備進行，那末我們是沒有希望可言了。」

即使有些英國人明白了這個危機，他們也沒有方法阻止這個危機。決定國交斷絕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受政府之諮詢。下院也沒有贊否之自由。即英國內閣全體也沒有自由選擇權。這個案件是早已在多年前，替現役政府人員決定了的。「有一天星期一，我們忽然聽見格雷卿，就在這個演講台上演說，立刻使我們看見戰爭迫到眼面前來，跟

着，我們的開戰宣言就決定了。」這是張伯倫在數年後（一九二二年二月八日）向下院申明過的。「這是政府第一次把政府的立場向國內外的申明：下院有表決之自由嗎？依照英法兩國間的締約，英法海峽的法國海岸是不設防備的，——我現在所說的是法蘭西，不是說那永遠中立國比利時。英法兩國政府以及兩國的參謀本部之間，曾成立過緊密的交涉和協定。在文書上沒有一句拘束我國的話，不過在禮義上我們是受拘束的，因為我們從前沒有受過拘束——我決不在這兒胡說，我決不在這兒亂想」。

後來弗倫去公在他著的，論大戰的書中承認過：「英法兩國參謀本部曾對於這個問題互相商議了多年。英國軍隊的集中區域也因此決定了的」。據霞飛將軍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五日對某巴里委員會說「英法兩國之間有一軍事協

約，因其性質是祕密的，故不便宣佈」。這件事情在大戰前一年曾由俄國外交總長薩爾諾夫向俄皇報告過：「出於此種情形，格雷卿曾親自首先承認英法兩國間默契之存在，斑加里亦早已對臣說過，據此默契之內容，若法國一旦對德國開仗，英國必負責不獨在海上援助法國，並且派遣陸軍到大陸去援助法國。」

這個情形雖有少數高級將校，少數外交官，以及少數局外人如俄國外交部長知道，但英國下院和英國政府全體是毫無所知的。「不使內閣知道這是預先決定的，並且必須費一番心血」，這是陸亞彭公在他的著書「戰爭怎樣起的」中說過。前外交次長彭松皮曾著一書名「戰爭期內之造謠」上述各家言論都從此書中引據的，此書作者在結論中說：「這種內約是沒有人知道的。：不但如此，這種內

約之存在，是沒有人肯定的。在戰前全外交界中沒有比這件事更重大，並且單單嘴唇上的否認，打消，遁辭適足以成低劣的國民德行的榜樣，這種榜樣只要是爲戰爭而設，卽其本人的德行超出責難的政治家亦無不承辦。——這些英法海陸軍商議雖從一九零六年以來進行不已，然英國議會下院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對政府責問：「英國有什麼計劃，約束，或諒解許給法國，會在某種事變之際派遣英國軍隊以援助法軍之作戰否？」對於這個質問，外交次長平平淡淡答覆道：「毫無其事」。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恰當俄國外交總長向俄皇報告的時候在下院中另外又有一個形式上的否認。下院議席上有人說：「有一個很普遍的傳信，說英國負有重大義務——不是條約上的義務而是英國當局在外交談判中所口許的義務——須派遣極大的軍隊到歐洲

大陸上去作戰」，這時候首相亞斯歸斯起來否認道：「這句話是不足憑信的」。如是，一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這類否認常常由首相亞斯歸斯及格雷卿發出來安慰世人，而一方在此全時期中他們斷然繼續戰爭準備以防不測之禍，這個禍患他們雖不歡迎，但他們力量太薄弱已經無法抑制了。一旦宣戰，英國政府會創造一個神話，說德國爲大戰之惟一禍首，在國內並在美國，指導宣傳運動，博得極大效果，這段事我們還記得不必再說。這個宣傳的效果，現在還存在樊爾塞條約中和非常多的英美國民的偏見中，新聞紙上有得見，談話中有得聽到的。

華盛頓政府把不能料想的戰爭變成神聖的戰爭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不過這件工作比英國政府的更困難。

在美國方面，傳統的仇英感情比仇德感情更強。在作